



劉向新序卷第八

義勇第八

陳恒弒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東恒弒君仗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

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搏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吮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劔而叱

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者於門門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臣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劔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鈞之嬰不之回也崔子

舍之晏子趨出搜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
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緩不益死按
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
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曰與我者受邑
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單田單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
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
仁而富不如烹寒衣將就非佛肸脫屣而生之趙
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而賞
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

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
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
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

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

父將弒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

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

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

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

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

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
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
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
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
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
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
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
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間以爲王王子
問不肯劫之以刃王子問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
王室而后自庇焉間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
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
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王子問曰吾
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
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
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
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
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

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吾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聞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

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韋援矢於箛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天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期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

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亡節小其

而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劉向新序卷第八

劉向新序卷第九

善謀第九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

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魯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帥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

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予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

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
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
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
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
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
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
中廐置之外廐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
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

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強諫少
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
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
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
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
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
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
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
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
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

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
夫佚之孤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
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
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
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
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

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
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也而畫界焉君
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東秦之欲廣其西
境不闕秦將焉取之出秦之秦兵
說休兵而還晉咎犯
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
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
謀所以削國也困而事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
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一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二以三不四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五三君使舉請問君六之七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八為九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一〇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一一唯天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一二若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率之一三與一四于一五有一六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一七馬一八齊楚之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隣之難是

三殆也四嶺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異之比士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栢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服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賈周是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

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弃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戰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

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

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
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
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警於民語曰
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
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
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
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
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

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之熟慮之公孫鞅曰
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告人安於所習學者
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
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
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更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
及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倍不易器而
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
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
犧神農敬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

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
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
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
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
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
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
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
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
鞅為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
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蒲山卒以亂亡削

刻無恩之所歎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
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
兵伐蜀以為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
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
決司馬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
蜀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
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

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偷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

衆而服焉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九鼎韓自知七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強富

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徒黃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乖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

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成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塞河內板燕駁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記作滿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史記作魏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記作濮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華之疆乘毀魏之威而欲以

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
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
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敗此二國者
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親越
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為越人所禽於三
諸之浦知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滅
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知伯瑤於叢臺之上今王
茹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
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

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龜兔遇犬獲之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
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
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
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
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墮劓腹
絕腸折頸搢頸身首分雖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
望于境係臣束子為群宣者相及於路鬼神橫洋
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海
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齊之與

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籍路於
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
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
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
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
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

史記十南
田攻楚

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
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是以
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
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
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
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
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
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
內之候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陽陵
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
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王注入地於齊齊

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控史作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

必且破趙軍史作曰王史作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

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
 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
 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
 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
 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
 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
 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
 地不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
 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

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
 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
 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
 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
 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
 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
 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
 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
 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

秦

必不

剛通弊

以事秦

以告虞

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來割王將予之乎不予是弃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兵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

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慎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

昔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事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三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

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
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下重哉微虞卿趙以亡
矣

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
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
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
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
不可邪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
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
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
善乃合魏為從使虞卿又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
以魏齊之事弃侯捐相而歸不用趙旋亡

劉向新序卷第九

劉向新序卷第十

善謀下第十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齟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

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廖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漢王旣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

豈非項王邪曰然大王自斷勇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刑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

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
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
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
三秦王爲秦將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
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
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
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
帝業韓信之謀也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
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
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計項王定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
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問出爲燕軍所得燕囚
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
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
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白非若所知乃洗

沐徃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耳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長少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

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枝榮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令楚

易取而漢反却自守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未下今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

歷城諸田宗強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

以俟其將得賂即以予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桀
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
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
功無所託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
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剋而
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
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
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
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
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
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
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橫以爲然即聽酈生
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
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
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
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橫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
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
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授印已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且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盡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間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
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
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
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
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
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復撓而從
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
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
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
之謀也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連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
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
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
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
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穀城與彭相國

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
齊行彭越兵自梁室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
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鬪之功高
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
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
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
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
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或不
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維陽南宮上堂

見君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
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屢安何故而反留
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為天子
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怨仇今軍吏計
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
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
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
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
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
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

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
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
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
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戌隴西過維陽脫輅輓見
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
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不敢易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室比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

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
居坡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
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
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相
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
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
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
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
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
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

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
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
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
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
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
未全勝也古向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
上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肴澠倍河海嚮伊洛其
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
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

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
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
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
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
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為害者由保仁德之
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
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

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

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下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

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
爲者曰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
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
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
者故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
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
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
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
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
嗟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
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
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
聞太子將起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
子太子將亡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
功則位不允血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一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
異使子將孤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

聞母愛者止。死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然不虐，又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一急謂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之。共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以干將狼莫為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雖亡，伏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安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斥承間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田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

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醵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

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
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
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
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
爲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
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
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
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
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
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

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涉風雨行幾十
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
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家凶
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
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
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
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
足以予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
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
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

什不易業功不自不變常是故古之八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

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水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十石之弩射癰潰疽必留行也則比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

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進
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
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
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
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大行曰不
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以形遜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
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
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
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

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
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
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
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樵
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
禁暴止禮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
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
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
大不過

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
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
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
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
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今諸位得推恩
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
弩不得出絕遊說之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誑誤
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
偃之謀也

